

亨利·杰克逊

威廉·普罗克诺 著
〔美〕理查德·拉森

亨利·杰克逊

政治传记

〔美〕威廉·普罗克诺 理查德·拉森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William W Prochnau and Richard W Larsen

A Certain Democrat

Senator Henry M Jacks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2

根据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亨利·杰克逊

政治传记

〔美〕威廉·普罗克诺 理查德·拉森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20,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62 定价: 0.91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亨利·杰克逊现任美国参议员，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政和岛屿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工作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参众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委员，在美国内政、外交、军事方面都拥有发言权和较大影响。他与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齐名，是美国政府中所谓的“鹰派”人物之一。他认为，今天苏联的领导人就象老沙皇一样，是十足的帝国主义者，苏联的扩张和侵略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因此，他极力主张美国应维持战略优势，用以对付苏联。此人过去长期敌视我国。从1969年开始，他提出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均势”，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改善美中关系。

本书原名《某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作者威廉·普罗克诺和理查德·拉森，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两个新闻记者。前者是杰克逊的同乡，曾因报道“阿波罗11号”宇宙载人飞船在月球着陆而获奖；后者曾任美国众议院行政助理，现为《西雅图时报》的政治问题方面的撰稿人。

本书是亨利·杰克逊的一部政治传记。内容简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一贯的工作作风，着重介绍了他进入政界的经过，在五十年代为反对约瑟夫·麦卡锡推行臭名

远扬的麦卡锡主义所展开的斗争，六十年代同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进行的斗争，七十年代初期就对外政策与国防问题同所谓新“左派”展开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如何击败自己的对手，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等。它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杰克逊的生平及其近三十年来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所以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同时增加了一些材料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1976年1月

前 言

这不是一本标准的政治传记，也不打算把它写成这样一本书。而是作为一种努力去描绘一个在美国政治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中起过独特作用的公职人员，以冀使人们对这个人物有更好的了解。本书中心是关于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这位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因此，他参与的一些国会问题的详情就从略，或从简叙述——尤其是关于他在哥伦比亚河流域和边远西部某些地方的资源开发工作，他代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州立法的工作以及特别是在他所服务过的委员会中所发生的其他问题等。

我们在收集资料工作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包括华盛顿州埃沃雷特的市民；杰克逊参议员办公室和委员会机构的许多过去和现在的雇员；杰克逊夫人以及杰克逊的许多朋友和政敌。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我们特别感谢杰克逊参议员本人，他经常在他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上挤出时间，应我们的要求多次接见了我们。

作 者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最后一个冷战自由派	1
第 二 章 越南	30
第 三 章 苦恼临门	52
第 四 章 锯木屑的气味	73
第 五 章你的儿子是共产党	99
第 六 章 会议厅里的摊牌	123
第 七 章 导弹差距的由来	147
第 八 章 几乎，几乎	173
第 九 章 参议院中的声音	195
第 十 章 一个民主党人的窘境	216
第十一章 波音公司的参议员	237
第十二章 地球和就业	260
第十三章 公民政治	278
第十四章 药蜀葵年	299
第十五章 决不证明是对的	322
附 录	345

第一章

最后一个冷战自由派

1954年6月11日……

地点是旧参议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一间充满着罗马帝国色彩的大理石大厅。将近四十呎高的大石柱支撑着雕有涡形装饰的天花板。参议员、政治家和比他们地位低一些的人的声音，冲向涡形装饰，然后弹射下来，带来一种奇怪的空洞的回响声。

甚至心胸最狭窄的游客，离开炎热的华盛顿街道走进来，也难免对在会议厅巨大的拱顶下经历过的胜利和悲剧产生凛然生畏的感觉。

最左边竖着一排令人讨厌的白昼电视光源灯。右面是华盛顿当今历史的那些更传统的记述者——正在工作的记者，他们在那讨厌的灯光下直淌汗水，用肘推来推去，想挤些地方来使用已经钝了的铅笔。

后面是被请来观看美国民主政治正在发生作用的公众，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沿着灰白色大理石墙壁的过道也站满了人。受审的美国陆军有他自己的观察员。一起受审的一个美国参议员也有他自己的观察员。观众们已经观看了三十二天，他们又一次受到严厉的警告：“在任何时候，发出任何声音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会议厅里丝毫不能有激动的表现。

大厅中央，在一张见证人的小桌旁坐着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他的左边坐着怒容满面的二十六岁的纽约律师罗伊·M·科恩，他为参议员麦卡锡所进行的活动，已使他成为美国右派的宠儿、美国左派的灾难。

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律师面对着一张长桌和一圈熟悉的（如果不是友好的）面孔。但这些毕竟是麦卡锡自己那个委员会成员的面孔——麦卡锡把这个委员会当成了他把共产党人从国务院、陆军、情报局以及一切政府部门中清洗出去的工具。这是一场离奇而邪恶的清洗运动。麦卡锡制造了害怕心理，利用它，培育它，用它来为他的事业服务。甚至现在面对着麦卡锡的委员会，他的同事们，也都有过这种害怕心理。麦卡锡对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编制了档案材料。但是现在他们不那么害怕了。麦卡锡的光荣日子——那些挥舞档案材料的光荣日子正在消失。麦卡锡政治上的自我牺牲——冗长的讯问陆军和麦卡锡的听证会已经临近尾声。

坐在长桌中央的是南达科他州的可爱的保守派卡尔·蒙特，他代替麦卡锡担任临时主席。他的右边是局促不安的共和党人——伊利诺斯州的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密执安州的查尔斯·E·波特；他的左边是反对派民主党人——阿肯色州的约翰·L·麦克莱伦，密苏里州的斯图尔特·赛明顿和华盛顿州的亨利·M·杰克逊。坐在杰克逊后面的是这个委员会中民主党成员的法律顾问二十八岁的罗伯特·F·肯尼迪，他身体瘦削，但性格刚强。

那是一个冗长的星期五下午就要结束的时刻，杰克

逊正在进行调查，追问麦卡锡关于他宠爱的共产党猎手之一、年轻的 G·戴维·沙因写的一份文件。三十二天来，杰克逊象这出精彩的戏剧性事件中的其他人一样，在全国电视中成了一位政治名人。专栏作家和家庭妇女都同样把他与吉米·斯图尔特^①——神态自若，有条不紊，一个善良的西部人，他总是站在善良的自由天使一边——相媲美。杰克逊，方方的脸，为人正直，是参议院中一个初出茅庐的人。二十个月前，当他拼命想挤进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时候，乔^②·麦卡锡到西雅图去警告人们说，亨利·杰克逊有点过于左倾，对共产党人太软弱，不能托以这么高的职位。但是，杰克逊现在进来了，在他查问麦卡锡关于 G·戴维·沙因的时候，麦卡锡显得很尴尬。

根除国际共产主义的沙因计划，已经提交国务院“立即执行”。它一直没有被执行，因为甚至在“赤色威胁”的那些日子里，思想只能推进到这么远。“广阔的战场是整个地球，竞争的目标是人们的灵魂，”沙因曾在他近乎稚气的无聊议论中这样写着。“我们能填饱他们的肚子，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人不仅仅靠面包过活。我们向全世界自由人们需求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良知，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选票。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沙因得出结论说，我们能建立一个民主党情报局来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得到海外廉会会员俱乐部^③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漂亮女人的相片来做宣传，为欧洲小汽车提供保

① 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② 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 美国的一种慈善团体。——译者

险杠上的民主的宣传牌。

杰克逊的问题来势迅猛，带有起诉人的风格，而且挖苦人。白热的灯在惩罚人，麦卡锡的额上冒出了汗珠。罗伊·科恩颈上肌肉紧张，坐在那里先怒视着严肃的吉米·斯图尔特式的起诉人杰克逊，然后转向给杰克逊提供问题的、富于进攻性的助手肯尼迪。

右边，记者桌上，记者们正在振笔疾书。民主党情报局，参议员麦卡锡，真的吗？通过麋会会员俱乐部跟共产党作斗争。参议员麦卡锡，在巴基斯坦有没有麋会会员俱乐部？还有美女相片。参议员麦卡锡，你利用美女相片用意究竟何在？认真点！参议员！认真点！

“至于美女相片，”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狼狈不堪地回答说，赶紧瞟了科恩一眼，“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美女相片是什么意思。”

“参议员，我想，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大家都会感到可笑，”杰克逊说，一阵笑声从大厅后面哄然而起，掠过乔·麦卡锡的肩膀，他有点昏昏然。参议员蒙特由于公众作出了有声的表示，敲起小槌。科恩从他的椅子上半站起来，怒视变成了仇视。

然后蒙特又砰砰地敲起小槌。听证会将休会到星期一。科恩从椅子上站起来，提出抗议。沙因是他的好伙伴，是他追捕共产党人的好伙伴，麦卡锡是他的主子，是他追捕共产党人的主子，而他们遭到了挖苦和鄙视。

“该轮到我说，”科恩坚持说，“我要问一些问题，它们也许会把杰克逊先生今天下午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中的一部分的事实真相搞清楚。”

小槌又敲起来。这些问题可以在星期一提出。听证会现在休会。大厅后面的观察员开始纷纷离开——首先是那些肩靠肩地站在大理石墙边的人，然后是那些坐着的人，他们离开椅子，经过穿制服的国会警察，走出了橡木大门。记者们站起来，然后走向委员会的桌子，向反对派杰克逊提问题。麦卡锡向左边慢吞吞地拖着脚走了。鲍勃^①·肯尼迪收拾起他的纸张、文件夹和笔记本，用手抱着，绕过委员会桌子，再绕过记者的桌子向门口走去。罗伊·科恩把文件、笔记本和沙因计划塞进了在他脚边的公文包，腋下挟着一只文件夹，站起来，走向记者的桌子。大型电视光源灯还十分明亮地开着，照耀着现场。

鲍勃·肯尼迪和罗伊·科恩，两人都还只有二十多岁，在记者桌子前也许六呎的地方，科恩停了下来，他们两人相遇了。杰克逊站在附近和记者们谈话，他们是《太阳报》的波特，《邮报》的马德，《芝加哥论坛报》的爱德华兹。

科恩逼近肯尼迪，忿怒得咬牙切齿。

“你去告诉杰克逊，”他蔑视地对肯尼迪说，“我们在星期一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因为他对共产党人太软弱。因为他写的东西表明，他对共产主义太软弱。

科恩和肯尼迪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如果肯尼迪不是怀里抱着东西的话，他们早就打了起来。“你想现在打架吗？！不要威胁我，科恩！不要威胁一个美国参议员。”记者们围了上来，科恩往后退去，挥舞着上面写着红色的“杰克逊履历”的档案夹。但是，科恩将永远难不住杰克逊了，甚至永远不要作此妄想，不管是在星期一，还是其

① 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他什么日子，因为麦卡锡主义的右派大狂欢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挥舞档案材料已经不是时髦的做法。

仇恨的信件仍然纷至沓来，骂他是肮脏的、坏透的、叛国的、崇拜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所宠爱的、华盛顿州的左翼参议员。……“你现在无法告诉校园里的这些年轻人，有那么十年恐怖时期，”多年以后杰克逊会说，“我是说恐怖，的的确确的恐怖。”

1970年7月11日……

地点是斯波坎大戏院舞台后面的一间大贮藏室。两年一度的、喧闹的华盛顿州民主党大会又要结束了。这是一间难以形容的房间——起着堆放煤渣、木片的作用。锯木架和零星木头乱七八糟地堆着，在一块象停车库那样停放送货车的地方和这个房间的主要部分（由此通向舞台）之间，形成了一个低矮的屏障。

早上快要到九点钟的时候，一辆轿车驶进那间房间，车里坐着一个强有力的美国参议员，五十八岁的亨利·杰克逊。他在那里受到了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同事、六十五岁的沃伦·G·马格纳森的迎接。他们俩代表着美国政治权势集团的精华，他们是参议院核心俱乐部的成员。政治上的资历已经使他们俩得到了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他们是几任总统和一些政策制订人的亲密朋友。杰克逊为了安全起见，通过车库门到达了那里。

对于尽管进入国会已有三十年，头上出现了灰白的鬓脚，但仍还年轻的亨利·杰克逊来说，这是一个选举年。到目前为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年头。十年来，杰克

逊一直是越南问题上的鹰派人物之一。现在越南战争正在急转直下，但是柬埔寨和肯塔基州的枪声又给这个问题放了一把火。在校园里，反战学生向杰克逊投掷果汁软糖，质问的人们当着他的面挥舞着污辱性的牌子——五角大楼的傀儡，五角大楼的花花公子——并搅扰他那温和的，象洋娃娃一样逗人喜爱的夫人。但是，最大的一次政治性侮辱刚发生在两个月前的西雅图。在那里，在他本州最大的县召开的民主党县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投票摒弃了他们的强有力的民主党参议员，那个在太平洋沿岸西北部政治历史上得票最多的人。在民主党预选中，代表们反而投票选举了杰克逊的对手卡尔·马克西，一位红极一时的新左派和平候选人。

现在，杰克逊是在州代表会议上。在贮藏室的外面，代表们正列队进入那宏伟的大厅。在华盛顿州，政治代表大会不搞候选人提名。今年州代表大会甚至不搞承认候选人，因为大会主持者计算了赞成的人数，州里最著名的政治家亨利·马丁·杰克逊，那天充其量也只能获得大厅里民主党人的微弱多数。

杰克逊跨过木头障碍物，后面跟着马格纳森和他们的夫人，走进了贮藏室的主要部分。那里有大约二十几个下了班的警察，其中有些人坐在长桌旁打扑克。他们都穿着相同的短袖白汗衫，胸前写有黑色的字：“警察是美好的”。杰克逊和所有的政治家的做法一样，跟他们随便聊了几句，就登上了舞台。

这将是杰克逊在代表大会上仅有的一次露面。在比较好的年头，他经常是走下台去，跟他的朋友们和代表们

混在一起。但是今年，下面有那么多陌生脸孔，他们挥动着用两个指头做成的和平手势，有些人如此敌对，以致他们会把一个指头曲了起来。

在他短暂的露面中，杰克逊本来打算介绍一下主要演说人马格纳森。接着是杰克逊的党羽举行示威。但是，场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和平代表们已经表明，他们打算举行反示威，在这左派与权势集团采取政治对抗的日子里，没有人能确切肯定那是意味着什么。

突然，会议开始了，一个党的工作人员把杰克逊介绍给大家。台下乐池里，一个五人乐队奏起《快乐的日子重来了》。杰克逊一派的代表，约占到会者的一半，他们站起来唱歌，并且开始在大厅里象蛇一样地盘旋蠕动着。杰克逊，他那张方方的挪威人的脸上带着紧张的笑容，走到台前，后面跟着马格纳森和他们的两位夫人。

台下，大厅地板在震动。和平代表们也在游行了，和杰克逊一派的人混杂在一起，偶尔推挤着，把他们的标语牌在拥护杰克逊的标语牌中间上下举动着。喧闹声越来越大，“我们要杰克逊”的呼叫声和同声吟唱“和平！现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杰克逊俯瞰着那漩涡般的场面。在过去，代表大会上曾经发生过更大的冲突，更吵闹的场面。大萧条时期的代表大会，有过警察带着消防水笼头进来驱逐左翼反对派。1960年，在洛杉矶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曾经发生过光荣的骚动。在会上斯库普^①·杰克逊这位优秀的自由派，几乎，几乎被选为约翰·肯尼迪的竞选伙伴。但是这股漩涡

① 杰克逊这一绰号的出处见本书第83页。——译者

现在是围绕着好战的鹰派人物杰克逊参议员在旋转。

乐队继续吹奏着：快乐的日子，快乐的日子，快乐的日子。示威者拥到台前小乐队坐着的乐池，杰克逊弯下腰有选择地跟他们握手。后来，人群拥到了台上。杰克逊处在示威者、朋友和敌人中间，他们把对抗的牌子在杰克逊的面前象汽缸活塞般上下举动着。人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杰克逊的志愿保卫者和便衣安全人员在两位参议员和他们的夫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

一位代表挤到麦克风前，抓住他的战略目标，大声唱起和平赞歌。片刻，杰克逊一派人的声音被反对派的“和平！现在！”的有节奏的巨响所压倒，它为一连串可怕事件——约翰·肯尼迪的被杀害，马丁·路德·金的被杀害，罗伯特·肯尼迪的被杀害，在马路上的杀害，在校园里的杀害，在黑人区的杀害，在东南亚污秽丛林中的杀害——提出了抗议。

杰克逊在人群中消失了一会儿。于是大会主持者切断了麦克风的电源，乐队停止了“快乐的日子”的狂奏。喊叫声逐渐平静下来，示威者离开了舞台，回到了他们自己座位上。

杰克逊走上讲台，镇静地开始介绍马格纳森。“按照我们伟大的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

于是马格纳森站起来，大厅里的两派发出一致的欢呼声。他们叫他“马吉”，大家都爱戴他。多年来，民主党所有出色的战斗他都参加了。近来，他在有些方面采取了明确的反对军事行动的立场。当斯库普·杰克逊在参议院中拥护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候，马格纳森投了反对

票。

马格纳森以一种掺杂着各种隐喻和过时的说教方式鼓吹那不可能的东西——团结。他教训反对派说，不要带着球棒和球回家去。你们向华盛顿派出了一支伟大的民主党队伍。再把它送回去吧。

讲完话，马格纳森在欢呼声中离开麦克风。杰克逊和其他人很快走到他身边。在激动中，马格纳森，无法预言的马吉忘掉了他主要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公开给斯库普·杰克逊捧场。

当掌声低落的时候，马格纳森赶忙回到麦克风前，大声说：“当我讲到队伍时，我的意思也包括杰克逊参议员。”喧哗声再起，夹杂着一些讥笑声。杰克逊和马格纳森离开舞台，向贮藏室那边走去。

一个记者用足速力跑去追杰克逊。当他到达通向后台的门时，参议员已离开了，门也关了，正在上锁。门里边，站着两个胖胖的、下了班的警察，“警察是美好的”这几个字写在他们汗衫的胸部。

整个1970年，仇恨的信件纷至沓来，骂他是肮脏的、坏透的、贩卖战争的、好战的、军国主义的、华盛顿州的右翼参议员。……

参议员杰克逊……是位大吵大闹的佩带自由派标记的人物。

——《圣路易邮报》，1954年4月18日

杰克逊没有变。他也并不比以前落后。只是他的党，他的州，他的国家更加进步了。它们前进了，而